



十万 春花 如梦里

SHI WAN

CHUN HUA

RU MENG LI

肖复兴 著

所有的悲欢离合，
都源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深情。

东方出版中心

十万 春花 如梦里

SHI WAN

CHUN HUA

RU MENG LI

肖复兴 著

東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万春花如梦里 / 肖复兴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18.3

ISBN 978-7-5473-1247-6

I. ①十… II. ①肖…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22592 号

十万春花如梦里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021)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 179 千字

印 张: 8.625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1247-6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 (021)52069798

目录

- 父亲和我 / 1
- 母亲 / 54
- 娘的四扇屏 / 88
- 姐姐 / 92
- 独草莓 / 101
- 今朝有酒 / 104
- 复华断忆 / 110
- 高高的苔草依然在吟唱 / 117
- 寂寞的冰心 / 122
- 气节陵夷谁独立 / 126
- 岁月陶然 / 130
- 亲爱的老鲁 / 134
- 送给诗人的礼物 / 140
- 想起了李冠军 / 146
- 悬解终期千岁后 / 149
- 怀念萧平 / 153
- 想念王火 / 158
- 想起张纯如 / 163

- 甬直春行 / 167
- 冬夜重读史铁生 / 173
- 君子一生总是诗 / 178
- 他将长生草留给水 / 184
- 长啸一声归去矣 / 188
- 残年犹读细字书 / 194
- 那个多雪的冬天 / 198
- 忧郁的孙犁先生 / 205
- 小鸟华君武 / 211
- 周信芳和梅兰芳 / 216
- 荀慧生和萧长华的枣树 / 221
- 戏内戏外《锁麟囊》 / 226
- 想起了叶盛章 / 230
- 早春二月 / 235
- 十万春花如梦里 / 239
- 于是之和一个时代 / 244
- 我们为什么纪念曹禺 / 247
- 如何纪念老舍先生 / 250
- 蔡立坚祭 / 258

父亲和我

我对父亲最初的印象，是母亲去世之后第二年的清明节。那一年，我六岁。一清早，父亲便催促我和弟弟赶紧起床，跟着他走到前门大街。那时，我家住在西打磨厂老街，出街的西口就是前门楼子，路很近，很快就在前门火车站前的小广场上，坐上5路公共汽车，一直坐到广安门终点站。

那时广安门外是一片田野。我不知道前面是没有公共汽车了，还是父亲为了省钱没再坐。沿着田间的小路，父亲领着我和弟弟往前走。不知走了多远的路，反正记得我和弟弟已经累得不行了。那时，弟弟才三岁，实在走不动了。父亲抱起了弟弟，继续往前走。我只好咬着牙，跟在父亲的屁股后面走。开春的田地，在翻浆，泥土松软，脚底上粘了一鞋底子的泥。记忆中的童年，清明节从来没下过雨，天总是湛蓝湛蓝的。在这样开阔的蓝天和返青发绿的田野背景下，父亲抱着弟弟，像一帧剪影，留给我童年难忘的印象。

一直走到了田野包围的一片坟地里，父亲放下弟弟，走到了一座坟前，从衣袋里掏出两张纸，然后扑通一下跪在坟前。突然矮下半截的父亲的这个举动，把我吓了一跳。

坟前立着一块不大的青石碑，那时我已经认识了几个字，一眼看见了碑的左下侧有一个“肖”字，一下子猜想到那上面刻的是父亲的名字，而碑的中间三个大字，我不认识，一直过了好几年，我才认识上面刻着我母亲的名字“宋辅泉”。又过了好几年，我才明白母亲名字的含义，我父亲的名字中有一个“泉”字，母亲的这个名字是父亲起的，是要母亲辅助父亲支撑这个家的意思。可是，母亲37岁就去世了。父亲比母亲大整整十岁，母亲去世的那一年，父亲47岁。

这个埋葬着我生身母亲的坟地，除了这块墓碑，再就是旁边不远有一条小溪，之外，我没有别的印象了。之所以记住了这条小溪，是因为给母亲上完坟后，父亲要带着我和弟弟到这条小溪边来捉蝌蚪。小溪里有很多摇着小尾巴的蝌蚪，黑亮黑亮的，映着春天的阳光，小精灵一样，晃人的眼睛。我和弟弟都盼望着赶紧上完坟，去小溪边捉蝌蚪。

那时候，我还不懂事。父亲每年清明都要到母亲的坟前来祭祀，还能理解；让我不可理解的是，父亲每一次来都要跪在母亲的坟前，掏出他事先写好的那两页纸，对着母亲的坟磨磨叨叨地念上老半天，就像老和尚念经一样，我听不清他念的是什么，只见他一边念一边已经是泪水纵横了。念完了这两页纸后，父亲掏出火柴盒，点着一支火柴，把这两页纸点燃。很快纸就变成了一股黑烟，在母亲的坟前缭绕，然后落下一团白灰，像父亲一样匍匐在

碑前。

真的,那时候,我实在太不懂事,只盼望着父亲赶快把那两张纸念完、烧完,就可以带我和弟弟去小溪边捉蝌蚪了。

让我更不理解的是,除了清明节来为母亲上坟,到了中秋节前,父亲还要来为母亲再上一次坟。而且,父亲照样是跪在坟前,掏出两页写满密密麻麻小字的纸,念完后烧掉。我当时常想,那两页纸写的都是什么内容呢?每一次写的内容是一样的吗?却像是惯性动作一样,每一次来给母亲上坟,父亲都要写这样长的信,念给母亲听。母亲听得到吗?父亲怎么有这么多话要对母亲说呢?

这样做打破了常人的习惯。因为一般人都是一年一次在清明节给亲人上坟,不会在中秋节再上第二次坟的。当然,长大以后我明白了,这说明父亲对母亲的感情很深。但是,在当时,中秋前后,青蛙已经绝迹,小溪边更没有蝌蚪可捉,又要走那么远的路,我和弟弟对母亲的思念常常被对父亲的抱怨所替代。特别让我不能理解的是,为了省钱,给母亲上坟回来的时候,父亲常常是带着我们从广安门上车坐到牛街这一站就提前下车,然后对我和弟弟说:“你们是想继续坐车呢,还是走着回家?现在,咱们要是坐车坐到珠市口,一张车票是五分钱,要是不坐车,就用这五分车票钱,到前面的菜市口,给你们买一包栗子吃。”那时候,满街都在卖糖炒栗子,香味四散,勾我和弟弟的馋虫。我和弟弟抵挡不住栗子的诱惑,选择不坐车,省下了这五分钱买栗子。

那时候,五分钱能买一包栗子,可是,常常不到珠市口栗子就吃完了。我和弟弟还想吃。父亲说:“从珠市口坐车,坐到前门,

一张车票也是五分钱，你们要是不坐车，就可以用这五分钱再买一包栗子。”我和弟弟当然又选择了栗子。就这样跟着父亲走回了家，天已经不知不觉黑了。父亲没有吃一口栗子。下一年中秋节前，父亲带我们去为母亲上坟，尽管知道要走那么远的路，一想到栗子，我和弟弟还是很愿意去。

现在想想，那时我和弟弟毕竟小，对母亲的印象是很模糊的，对母亲的感情远没有父亲对母亲的感情那样深。父亲之所以用这种方法带我们去为母亲上坟，是为让母亲的在天之灵看看我和弟弟。这其实是父亲对母亲的一份感情。只是，我不懂。我更不清楚，父亲和母亲是怎么相爱的，又是怎么结婚的，在那些个战火纷飞的日子里，又是怎么样一路颠簸从信阳到张家口最后来到北京的。清明的蝌蚪、中秋的栗子、小孩子的玩和馋，和大人之间的感情拉开了距离。一直到父亲去世之后我也并不了解父亲，更谈不上理解。似乎命中注定，我和父亲一直很隔膜，像是处于两个世界的人。童年我在母亲坟前对母亲那种迷迷糊糊又似是而非的感情，和父亲在坟前对母亲毫无掩饰而且是无法遏制的感情，只不过是我和父亲隔膜与距离的一种象征。

我只知道母亲是河南信阳人，从我家唯一存下来的她的照片可以看出她肤色白皙，个子很高，应该属于漂亮的女人。父亲是在那里工作时和母亲结的婚。那时，父亲在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局受训之后来到信阳工作。1947年，我出生后，父亲先到张家口，又紧接着到北京工作。父亲在北京安定下来，母亲抱着刚刚满月的我，带着我的姐姐随后投奔父亲。因为正是战乱时，张家口站人特别拥挤，母亲带着我们没有挤上火车，只好坐下一班的火车，

火车开到南苑时停了下来，停了很久也没有开。一打听，原来上一班火车被炸药爆炸了。而正在前门火车站接站的父亲以为母亲和我们都在这列火车上，心急如焚。

很多年后，当姐姐对我讲起这件往事的时候，想象着当初的情景，我才多少理解了父亲对母亲的一份感情。战乱动荡的时局中，普通人之间的感情便显得那样揪人心肺，而容易相濡以沫、弥足情深，所谓聚散两依依。

母亲突然的离世对父亲的打击显然很大。那时，北京刚解放三年，日子刚安定下来不久。只是，我太小，难以理解一个人到中年的父亲的心情罢了。母亲去世不久，父亲就回老家为我和弟弟带回一个女人，便成了我和弟弟的继母。继母比父亲大两岁，比母亲大12岁。和身材高挑、面容清秀的母亲不同的是，继母缠足。

那时，我不懂得父亲为什么给我们找一个继母。我不懂得父亲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幼小的我和弟弟。

1994年，孙犁先生读完我的《母亲》一文，知道我小时候生母去世后父亲回老家又为我和弟弟带来一个继母的这段经历，来信说：“您的童年，无论如何，不能说是幸福的，使我伤感。”然后，又驰书一封特别说：“关于继母，我只听说过‘后娘不好当’这句老话，以及‘有了后娘就有了后爹’这句不全面的话。您的生母逝世后，您父亲就‘回了一趟老家’。这完全是为了您和弟弟。到了老家经过和亲友们商议、物色，才找到一个既生过儿女、年岁又大的女人，这都是为了你们。如果是一个年轻的、还能生育的女人，那情况就很可能相反了。所以，令尊当时的心情是痛苦的。”

孙犁先生的信让我没有想到，因为从我写《母亲》这篇文章的时候一直到文章发表之后，都没有想到过一点点父亲当年那样做时内心真实的感情，而只是一味地埋怨父亲。孙犁先生的信提醒了我，也是委婉地批评了我。真的，对于父亲，我一直都并未理解，一直都是埋怨，一直都是觉得自己的痛苦多于父亲。也许，只有经历过太多沧桑的孙犁先生，对于哪怕再简单的生活才会涌出这样深刻的感喟吧，而我毕竟涉世未深。我不懂得一个人到中年的父亲选择一个比他年纪大的女人作为我和弟弟的新母亲，是为了我和弟弟。我不懂得孙犁先生所说的父亲“当时的心情是痛苦的”。

当时间和我一起变老的时候，童年时父亲带着我和弟弟为母亲上坟的那一幕便越发凸显。父亲跪在母亲的坟前为母亲读信的那一幕才越发让我心动。可惜，我从来不知道父亲在那两页纸上密密麻麻写的都是什么。但我可以想象得出来。想象得出来，又有什么用呢？人老了之后，才渐渐明白了一点人生，才和父亲有了一点点的接近，付出的却是几乎一辈子的代价。我才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亲人之间离得最近，却也有可能离得最远。

二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胆子很小，一直到他去世都活得谨小慎微，有毒的不吃，犯法的不干，树上掉片树叶都要躲着，生怕砸着自己的脑袋。长大以后，当我知道父亲的这件事情之后，却对父亲的印象有所改变。

父亲很年轻的时候，独自一人离开家乡河北沧县，跑到天津

去学织地毯。我的爷爷当过乡间的私塾先生，略有文化，他有两个孩子，一个是父亲，一个是父亲的哥哥。和一辈子守在乡下种田的哥哥不同，父亲在乡间读完初小，就想离开家乡，别人怎么劝都不行，他还是来到了天津。天津离沧县 60 公里地，是离沧县最近的大城市。沧县很多人都曾经到天津跑码头，这个传统一直延续至今，现在天津的街头还能碰到不少打工者操着沧县的口音。想想父亲只身一人跑到天津学织地毯的情景，很像如今那些北漂。尽管时代相隔了近百年，年轻人躁动的梦想和盲目的行为方式基本相似。那时候的父亲胆子并不小，性格里有很不安分的成分。

我一直在想，父亲为什么曾经会有这样不安分的性格？后来，为什么又将这种性格磨平乃至变得如此谨小慎微呢？

受我爷爷当私塾先生的影响，父亲读书的时候爱看一些杂书，特别是章回体的旧小说。我读小学的时候，晚上我和弟弟睡觉前，他常常讲《三侠演义》《施公案》《水浒传》《聊斋志异》里的一些故事给我们听，也不管我们听懂听不懂，爱听不爱听。他也喜欢沧县地区有名的文人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常讲一些他小时候听到的关于纪晓岚的民间传说。一直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听他有声有色地说起纪晓岚小时候，有一位从南方来的大官，看见纪晓岚在田里放牛，大夏天的还穿着一件破棉袄，摇着一个破芭蕉扇，觉得很可笑，就随口说了句：“穿冬衣，拿夏扇，胡闹春秋。”纪晓岚回了一句：“到北地，说南语，不识东西。”讲完这个故事，父亲呵呵地笑，他故意将“识”说成“是”，然后又对我们讲这里一语双关的意思，讲这个对子里的对仗对得非常简单，又非常有

趣。我和弟弟也觉得特别的好玩。父亲去世之后，整理他的极其简单的几件遗物，其中有一本旧书就是《阅微草堂笔记》。

父亲从来没有对我讲过这类文学书对于他的影响，他只是说自己从小喜欢读书，以此来教育我和弟弟要好好读书。所以只要是我买书，他从来都不反对，读小学一年级的時候，他为我买的第一本杂志是上海出的《小朋友》，那是一种很薄的画册。后来，我识字多了，他为我买《儿童时代》。再以后，他为我买《少年文艺》。这样三种杂志，成为我童年读书的三个台阶，应该说是父亲领着我一步步走上来的。

那时候，我家住的大院斜对门有一家邮局，是座两层小楼，据说前身是清末在北京成立的第一家邮电所。那里卖这些杂志。跟着父亲到邮局里买这些杂志成为我童年和少年时代最快乐的事情。我想我能写一些东西，最初应该是父亲在我的心里埋下的种子。父子两代人总有一些相似的东西，影子一样叠印在彼此的身上，是遗传的基因，也是潜移默化的结果，是上一辈人未曾实现的梦想不由自主地延续。

偶尔一次，父亲对我说，在部队行军的途中，要求轻装，必须得丢掉一些东西，他还带着这些旧书，舍不得扔掉。说这番话的时候，其实，父亲只是为了教育我要珍惜读书，没小心说秃噜了嘴，无形中透露出他的秘密。当时我在想，部队行军，这么说，他当过军人，什么军人？共产党的，还是国民党的？那时候，我也就刚读小学五年级，一下子心里警惕了起来。如果是共产党的军人，那就是八路军，或者是解放军了，是那时的骄傲，他应该早就扯旗放炮地告诉我们了，绝对不会耗到现在才说。所以，我猜想，

父亲一定是国民党的军人了。

事实证明了我的猜想没有错。

我家有一个黄色的小牛皮箱，里面放着粮票、油票、布票等各种票据，还有就是父亲每月发来的工资，都是我家的“金银细软”。有一天，我打开这个小牛皮箱，翻到了箱子底，发现了一本厚厚的相册和一张硬皮纸的委任状。委任状上写着北京市政府任命父亲为北京市财务局科员，下面有市政府大印，还有当时北京市市长聂荣臻手写体签名的蓝色印章。这是北京和平解放之后，对于像我父亲这样的国民党政府留下的人员接收时的证明。更确凿的证据是那本相册，那是一本厚厚的道林纸印刷品，我打开相册，看见里面每一页都印着一排排穿着国民党军服的军官的蓝色照片。这样的国民党军服只有在电影里才见过，是那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才穿的军服。我一下子愣在了那里，小小的心被万箭射穿。我几乎忽略掉了这本相册下面还压着四块袁大头银圆。

读中学之后，我才渐渐弄清楚了。父亲在天津学织地毯并没有多长的时间，他觉得这样一天天织下去没有什么前途，就投奔了在冯玉祥部队当军需官的一位亲戚（这位亲戚后来官居国民党少将，逝世于上海）。父亲不安分的心再一次蠢蠢欲动。因为他多少有一些文化，在部队里很快得到了提拔，最后当了一个少校军衔的军需官。抗战结束后的1945年，他从部队到南京国民政府受训，然后转业到地方的财务局，从信阳到张家口到北京。

国民党，还是一个少校军官。父亲曾经的身份，对于我简直像一枚炸弹，炸得我胆战心惊。

而这样的一个身份，如一块沉重的石头一直压在父亲的档案

里和父亲的心里。

我读初一的时候，已经是1960年。新中国伊始的许多政治运动，如“三反”“五反”“反右”等，都已经轰轰烈烈地过去了。父亲都平安无事，实在是不容易。后来，我才发现父亲写的那些交代材料一摞一摞的，不知有多少。父亲对我也不隐瞒，就放在那里，任我随意看。很多时候也是故意放在那里让我看，好让我和他划清界限，怕影响我的进步和前程。不止一个父亲这样主动自愿地牺牲自己而成全自己的孩子。

那一摞又一摞的交代材料里，有他的历史，有他的人生。有一段时间，我非常好奇地翻看父亲的这些交代材料，有很多都是车轱辘话，不厌其烦地反复地讲，又要发自肺腑地深刻地讲。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一般，不怕交代得琐碎，不怕检查得絮叨。父亲的字写得很小，又挤在一起，像火车站拥挤的人群，生怕挤不上车，眼睁睁地看着火车开跑，自己被无情地甩下。那些密密麻麻的钢笔字，有很多已经颜色变浅甚至模糊，不知道为什么让我想起父亲带我和弟弟给母亲上坟时，他写的那两张纸的信上密密麻麻的字迹。同样也是不厌其烦地讲的车轱辘话，同样也是发自肺腑深刻地讲的话，却是那样的不同。

读初三的时候，我15岁，退了少先队之后，要申请加入共青团，首先一条，就是要和家庭划清界限。于是，步父亲后尘，如同父亲写交代材料一样，我不知写了多少对家庭出身、对父亲历史认识的报告，交给团支部，接受组织一遍遍的审阅、一次次的考验。我才知道写这些材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尽管那时我的作文写得不错，但是这样的材料远比作文难写，总觉得写得枯燥，

心很累。但是我并没有理解父亲写这些交代材料的时候真正的心情。那时,我只顾自己的心情,觉得有好多的委屈,埋怨自己为什么摊上了这样一个父亲,却难以理解父亲的心情其实是更为复杂、更为疲惫不堪的。

想想有时候,为了表现出来和家庭划清界限,还要做出一些决绝的举动,对父亲的伤害,就更不知晓了。

记得有一次,我们大院里住着一个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曾经当过舞女的女人,突然和我们大院油盐店的少掌柜生下一个私生女。从不多言多语的父亲,在家里和我妈妈悄悄地议论这事,说了句:“王婶也不容易,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孩子,日子怎么过呀!”他没有想到他的话被我听到了,我当时就反驳他:“你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还王婶王婶地叫着?”父亲立刻什么话也不说了,像霜打的茄子,蔫蔫地待在一旁。那时候,我不懂得上一辈人的历史,也不懂得生活的艰难,只知道阶级的立场,只知道要时时刻刻睁大眼睛,警惕着和父亲划清界限。

父亲的棱角就是这样渐渐被磨平的。年轻时候不安分,本来就是摇曳在风中的一株弱小的稗草,更禁不住一阵又一阵风雨的洗礼了。而在这一番番的风雨中,父亲所要经受的不仅来自时代和社会,也来自家庭,而在家庭中,主要是来自为了追求自己前途的我。

年轻的时候,谁没有过不安分的心思和性格呢?不安分,其实就是不安于现状,渴求一种新的生活。年轻的时候,谁不像一株迷途而不知返的蒲公英一样盲目而莽撞呢?我长大了以后,要去北大荒插队之前,曾经和父亲当年一样,没有和他商量就毅然

决然地离开了家，父亲当时什么话也没有说，他知道说什么也没有用，眼瞅着我从小牛皮箱里拿走户口本，跑到派出所注销。我离开家到东北的那天，父亲只是走出了家门，站在屋门前的大槐树下，便止住脚步，连大院都没有走出来。他也没有对我说任何送别嘱咐的话，只是默默地看着我离开了家。那是1968年的7月，酷暑中的我拎着笨重的行李，淌下一脑门子的汗珠。父亲的身影留在槐树的阴影中。

现在想想，我就像父亲年轻时离开沧县老家跑到天津学织地毯一样，远方，总是比家更充满诱惑，以为人生的理想和前途在未知的前方。尽管成长的历史背景完全不同，父子各自的性格以及一生的轨迹总会有相同部分，命定一般地重合，就像父子的长相总会有相像的某一点或几点。

后来看北岛的《城门开》，书中最后一篇文章是《父亲》，文前有北岛的题诗：“你召唤我成为儿子，我追随你成为父亲。”文中写道：“直到我成为父亲……回望父亲的人生道路，我辨认出自己的足迹，亦步亦趋，交错重合——这一发现让我震惊。”读完这篇文章，我想起了我的父亲，眼泪禁不住打湿了眼睛。

三

父亲不善交往，也不愿意交往。每天骑着自行车，上班去，下班回，两点一线，连家门都不怎么出。只有退休之后，每天清晨天不亮就出家门，到天安门广场南面的花园练太极拳，才在大院里多了出出进进的次数。那时候，还没有建毛泽东纪念堂，那个位置一直往南到前门楼子是一片花园。从我家出来走十来分钟就